



紅軍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

◎ 主 编：《红军》 编委会

中央文献出版社

红

军

《红军》编委会

(第三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五节 “红军真是仁义 之师！仁义之师！”

1935年9月，红军进入甘肃南部地区后，董必武告诉勤务员小钟和马夫说：

“这一带居民以回族为主，咱们可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把上级发的《回民地区守则》多看一看，千万不要出问题呀。”

小钟和马夫认真地听着。他们跟董必武这么长时间，深知他对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清楚地记得1934年底过贵州时发生的一件事：

一路上，董必武见老百姓穿得褴褛不堪，有的甚至一丝不挂，钻在稻草堆里御寒，心情十分沉重。他指着一间间在寒风中摇晃的破草房和一伙伙流浪乞讨的老百姓说：

“贵州老百姓苦哇！苦哇！”

这时，五六位要饭的老百姓畏畏缩缩地围上来乞讨。董必武同情地打量着他们，摸遍了浑身上下的衣袋，把仅有的十几枚铜板送给了他们。然后，又语重心长地说：

“受穷不是命，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剥削的，是他们榨干了我们的血汗。要想不受穷，就要起来革命，拔掉穷根！”

这一带比贵州情况略好一些，人口稠密，牛羊成群，可就是缺水。小河虽然有水，但又苦又咸，根本不能喝，河边的乱石上到处是白白的硝盐。人们吃水用水全靠水窖储存雨水。这水窖很特别，有一间房子那么大，深一丈左右，上留一个小口，旁边有几条水渠，让雨水流进去。由于窖内的水存放时间长，又腥又臭。但就是这样的水，老百姓也视为命根子，若外人随便动用，是敢拼命的。

这一天晚上，红军在一个回民村宿营。夜已经很深了，董必武仍然在煤

油灯下学习。小钟看董必武走了一天，晚上还看书，太辛苦了，便劝董必武早点休息。董必武听了，呵呵笑着，放下书，手抚着八字胡说：

“路上亟想读书而时不可得，晚上时间如此充裕，不抓紧岂不可惜！小鬼你放心，我不但累不坏，精神还会更好，书也是精神食粮呀。以后，你的学习也要搞好啊，过一阵子我要检查喽！”

小钟怕打扰董必武，就悄悄地走了。他看夜已很深，便回到粮仓里准备睡觉。走了一天，钻进麦秸里觉得又柔软又暖和，不久就睡着了。马夫仍然惬意地仰卧在麦秸里，“吱啦吱啦”抽着袋烟过烟瘾。

这马夫40多岁，特爱抽烟。他大口大口地抽着，抽得烟袋锅子“噼里啪啦”响，火星子四迸。睡梦中的小钟忽然听到马夫着急地大声喊起来：

“火，火，着火了，快起来，帮我灭火！”

原来，马夫在抽烟时，一不小心把火星溅到麦秸里，干燥的麦秸顿时燃烧起来。

小钟猛地跳了起来，和马夫手忙脚乱地扑打着。可是火势太猛了，火苗上下舞动着，发出劈里啪啦的脆响，熊熊的大火像猖狂的猛兽张着血盆大口，很快吞噬了这座粮仓。

董必武跑出来了。他望着废墟上冒着的黑烟，看看衣服都烧焦的小钟和马夫，气得胡子都抖动了，厉声问道：

“我怎么告诉你们的，你们的责任心都哪里去了！我们是红军，保护人民群众利益是我们的责任！你们忘了吗？”

小钟他们第一次见董必武发这么大的火，又害怕又惭愧，嗫嚅着说：

“没，没忘……”

“没忘记？那好，我问你们，人甘前上级是怎样要求的？”

小钟的心“嘣嘣”乱跳，回忆着《回民地区守则》，小声地回答：

“尊重回民群众的风俗习惯……”

平时沉默寡言的老马夫，脸色灰得像撒上了一层土，低着头接上说：



“爱护回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都记得，还烧人家的粮仓？”

董必武气呼呼地问。

“首长，”马夫老老实实地说，“是我烧的，我犯了纪律，处分我吧。”

“我也有责任。”小钟也说了一句。

董必武背着手，来回踱了几步又停下，说：

“你们知道错误的严重性？想想房东吧，粮食是他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是命根子！没了粮食，一家老小的日子怎么过？可能要离家要饭，也可能被逼得寻短见……”

他叹了一口气，果断地说：

“为了严肃军纪，你们二人必须禁闭三天。有意见吗？”

“没有——”

小钟和马夫垂着头规规矩矩地回答。

董老批评他们一阵，口气缓和了许多，又说：

“你们都是参军好几年的老战士了，要为红军争气。你们要记住这次教训，今后可不能重犯。要记住：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

之后，董必武派人买了几百斤粮食，亲自向房东老大爷赔礼道歉，并将一些银元和粮食送给房东。善良的房东老大爷见董必武这样认真，心中一热，流着泪说：

“红军真是仁义之师！仁义之师！”

很快，村里的回民群众都知道了红军纪律严明、爱护老百姓。寻位老大爷拉着董必武到自家的水窖前，把盖子一揭，指着满满的一窖水说：

“这水你们随使用！”

第六节 送鸡蛋的故事

1936年秋天，秋风瑟瑟，黄叶纷纷扬扬地飘落着。位于陕西和甘肃交界处的凤县城回民区马家洞子村，村民们议论纷纷，人心惶惶。这两天，听到传言，又要来军队了，一想起过去国民党军队和马家军到村子里又抢又杀的情景，人们止不住心惊肉跳。这天晚上，在村东头马老汉家，一家人正愁眉苦脸地商量着对策。

“你们走吧，我一个老头子他们能把我怎么样，都是土埋半截子的人啦，怕什么呀！”

说话的这位老人就是马老汉，他60多岁，戴着一顶白布小帽，颌下留着一撮花白胡子。

“孩子他爹，你要不走，我们走了哪能放下心。咱们还是全走吧。”

老太太在一旁抹着眼泪说。

“妇道人家就是罗嗦，咱们还要过日子，这个家没人看着怎么行。明早你和闺女就到她外婆家去吧。”

第二天，马老汉好说歹说，把老伴和女儿劝走了。送走老伴和女儿，他刚进家门，就听有人大声喊着：

“军队来了！军队进村了！”

军队是来了，可来的不是国民党军队，而是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六军团指战员们。一进村，参谋谭克就带着通信员去找房子，他走到村东头一个院子旁，见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便走了进去。他轻轻敲响了房门，不一会儿从屋里走出一位满脸冷冰冰的老头，这就是马老汉。

谭克忙笑着说：

“大爷，我们是红军，想在你这住几天，行吗？”

马老汉白了一眼，鼻子一哼说：



“没房子!”

谭克探身向门里望了望，见堂屋空空的，上方安了张桌子，摆了些经书、玻璃木匣之类的东西，桌子擦得亮亮的，左右两扇小门通向两边的厢房，里面静悄悄。他想这是回民的经堂，可不能随便进去，便退了几步，又跟马老汉和颜悦色地说：

“我们红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保护咱们老百姓，你放宽心。”

马老汉闭着眼听着，脸上依然是冷冰冰的，半天才说：

“那就把那间腾出来让你们住吧。”

说着用手一指。

谭克一看，这是一间堆柴草的临时羊圈，尽管条件差一点，总比住在露天强，便高兴地答应下来。

他带着大家把柴草堆整齐，又将羊粪清理出去，不一会便把羊圈打扫得干干净净，又挖了一些干土垫地，打开背包，铺上破毯子，住了下来。

马老汉站在厅堂门口，看着谭克他们干着，看了一阵子，就转身进了屋。

第二天一早，马老汉早早就起来了。他诵经参拜完，便准备打扫庭院。走出房门一看，院子已打扫得干干净净了。几位红军战士正坐在一起缝补衣服。谭克见马老汉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好奇的神色，便走过去，说道：

“大爷，我们想用你家的井打些水用，行吗？”

谭克这么问是有道理的，因为回民怕汉人用有油腥的桶在自家的井里打水。

马老汉马上说：

“行，行。”

接着，赶快从屋里取出一只水桶交给了谭克。

一连几天，马老汉见红军战士每天都打回不少蒿草枯枝来，柴禾垛子越堆越大。这地方打柴禾很困难，打这么多柴禾既要走很远的路，还要费不少

的劲，他有些纳闷。一天，他见谭克他们正围着小铜盆做早饭，便走过去问道：

“老总，你们为啥不把砍来的柴禾烧完了再去打？你们这些老总怎么个个都守规矩？”

谭克听马老汉这么一问，忍不住笑了起来，说道：

“大爷，我们不叫‘老总’，是红军，红军是最讲纪律的军队，主张回汉平等，尊重回族的生活习惯。”

马老汉感慨地说：

“我活了这么大年纪，尽受地主和匪兵的欺压，他们不把我们回民当人看，每年的苛捐杂税弄得我们这些穷人喘不过气来。你们这么好的军队我可是第一次见到啊！”

说到这，马老汉不禁落下泪来。他用手擦了擦眼泪，又问道：

“你们来的时候怎么一个个破衣破裤的，是打了败仗吧？”

谭克耐心地向马老汉讲了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的事。听着听着，马老汉大腿一拍说：

“红军真是了不起！你们真是了不起！我老汉错怪你们了。”

说着，忽地站起身来，从经堂后面抱出两大捆麦草，让谭克他们铺上。

中午，通信员小李正准备午休，忽听见柴草堆上有响声，便警觉地来到柴草堆前。“扑棱棱”一只花母鸡迎面扑了出来，“咯咯”地叫着。草窠里还有一个鸡蛋，小李用手一摸，还热乎乎的。他高兴地叫道：“嘿！谭参谋快来看，这里有鸡蛋、鸡蛋！”谭克闻声赶来。小李猛一转身又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一看，原来是一只篮子。他顺手摘下来，递给了谭克。谭克一看，里面是鸡蛋。自打长征以来，一年多没吃鸡蛋了。谭克小心地数了数，整整10个。他瞅着鸡蛋，咽了咽口水，告诉小李说：

“把篮子挂好，把鸡蛋放进去。以后每天给你个任务：鸡下蛋了，把鸡蛋放进篮子里。”

一天上午，马老汉兴冲冲地领着老伴和闺女回来了。老伴有50多岁，闺女大约十八九岁。她们胳膊肘挽着包袱，进了自家门，好像到了陌生的地方，东望望，西看看。马老汉一进门看见谭克就说：

“原先听说要来军队，谁知道是你们红军呀！我作主叫她妈把闺女领到外婆家去了……”

说着，哈哈笑了起来。谭克也乐了，忙说：

“大娘，再听到红军来了，可别走喽。”

马老汉的老伴和闺女一听也笑了，小院里充满了欢乐。

下午，马老汉的闺女来到草棚前，伸着脖子张望着什么，一对大眼睛在柴草堆上探索着。谭克见状心里已明白了八九分，笑着问：

“有什么事吗？”

“我要拿棚上挂的篮子。”

说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谭克忙把篮子取下来递给她。她捧着篮子看了看，欢天喜地跑进房去。

“爹、娘，你们快来看，鸡蛋一个没少，还多了七个呢！”

马老汉和老伴接过闺女递过来的篮子一看，可不，篮子都快放满了。马老汉动情地说：

“这可是好军队，好军队呀。这篮鸡蛋就送给他们补养身体吧！”

说完，马老汉就让老伴和闺女把鸡蛋送过去。

谭克一再推让，坚持不收，老太太放下篮子就走了。谭克见老人家一片盛情，只好收下，但马上把钱送了过去。

这天晚上，半夜里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雨水像瀑布似的顺着草棚哗哗流下来，很快，地上就积满了水。谭克他们赶紧起来收拾东西。这时，马老汉冒着雨一头钻进草棚来，说：

“快走，我们在经堂里边腾出间房子。”说着，就动手搬东西。谭克正要谢绝，老太太也冒着雨来了。大家见马老汉一家真心实意，就抱着东西跟着

进了经堂里边的房间。

半个月之后，部队出发了，马老汉握着谭克的手，激动地说：

“你们从南方跑到北方，走这么远的路，吃这么多苦，去打小日本，真是咱老百姓的好军队呀！往常国民党和马家的队伍来了，不是抢东西、奸淫妇女，就是拉夫派款，买东西不给钱，哪像你们红军，个个守规矩，不管做啥，样样都为老百姓着想。真盼你们早点回来！”

谭克握着马老汉颤抖的手，一再表示感谢，并深情地说：

“大爷，你们一家人太好了，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忘不了……”

第七节 红军一定会回来

1935年5月，中央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准备在川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时，红四方面军为了摆脱受敌人南北夹击的不利局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正向川西北发展，准备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5月12日，徐向前率红九军、三十军主力，由北川西进，翻山越岭，直抢土门。沿途经过激烈战斗，红军连续击溃邓锡侯部11个团和各地民团的防堵，强占北川河谷，夺取土门险关。5月中旬，红军占领茂县、理番一带。

茂县是川西北羌族人最集中的县份，羌族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羌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里一个历史非常悠久、分布广泛而又影响深远的成员。在古老的传说中，有不少关于“羌”和“姜”的记载。

《说文·羊部》解释“羌”意为“西戎牧羊人也”，把羌作为从事畜牧、且以养羊为特色的民族。而“姜”应是羌人中最早转向农业生产的一支，是其最先进的部分。传说我国农业始祖“神农氏”即为姜姓。在不断的迁徙和壮大的过程中，姜姓部落和著名的黄帝等部落联盟接触更加频繁，关系日渐密切，共同构成“华夏族”——汉族的前身。但大部分羌人依然过着牧畜生活，发展水平较低，他们就是日后的羌族的主要成分。

在我国夏、商、周时期，羌人尤其是其中的姜，与夏、周王室关系密切，逐渐融合于华夏人当中。

东周时期，以羌人为主体的诸戎，开始大量涌入中原地区，散居各地，异常活跃。在当时战争激荡的环境里，多融合于华夏族中。在西方的羌、戎则多被秦国所融合。

秦国向西开拓，引起了西北地区羌人的极大震动，同时也给他们的政治经济生活带来深刻的影响。秦献公时，羌人繁衍日众，兼之秦国势力的威胁，遂更大规模地向外流动，特别是向西南迁徙。这些散居四方的羌人部落，或被汉人同化，或与土著结合，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面貌，为我国多民族大家庭增添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

内迁的羌人风俗各异，语言不通，虽然能和汉族劳动群众友好共居，但却遭到历代反动官吏、豪强的凌辱、压榨。统治者大多贪婪凶残，强征牛羊，诱杀羌人，种种暴行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反抗斗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也深入到羌区，给羌人带来深重的灾难，其中尤以鸦片为烈。清光绪年间，鸦片开始传入羌区，并首先在交通沿线一带少量种植。统治阶级不仅不予禁止，反而支持怂恿。有人竟企图以增收鸦片赋税来挽救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或借鸦片走私以牟取暴利。到民国初年，反动的军阀官僚们为了加紧搜刮钱财，筹措内战军费，更是明目张胆地强迫羌民种植鸦片，然后课以重税。

民国初期，羌族地区也逐渐陷入地方军阀的统治之下，灾难十分深重。1925年，川军的第二十八军利用地方哥老会势力，在川北组成“江防军第六混成旅”，开入茂县等地，挤走了原驻军阀部队。从此，松、理、懋、茂、汶一带羌、藏族地区便成为二十八军的割据“防区”。

国民党四川省政府和二十八军为加强对羌、藏、汉各族人民的控制，在茂县设置了“四川松理懋茂汶顿殖督办署”（军长兼顿殖督办），对各族人民实行武力镇压和安抚欺骗，妄图扑灭羌、藏、回、汉各族人民的反抗。同时，

★ ★ 红军

加紧进行经济掠夺和剥削。他们设置茂县、汶川等垦务局，挤占羌族人民的土地，还掩耳盗铃地搞什么“查禁”鸦片，设立“禁烟督察处”，借以大量搜刮“禁烟罚金”。另外，他们还派出军政要员和所谓“边民宣慰委员”，分赴羌、藏民族区，加紧推行其“以彻底汉化，泯灭汉夷界限，化一风同之目的”。结果愈益加重了人民的灾难和痛苦，加深了民族隔阂，激化了各民族之间的矛盾。

红军解放茂县县城之后，兵分三路：一路由茂县沿岷江北上，经叠溪直达松潘毛儿盖；一路沿黑水河西进，经沙坝、赤不苏，迅速解放了黑水藏、羌族地区；主力则由茂县南下，经威州、理番、汶川等地，然后转而西进到懋功（今小金县），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领导的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南下的红军先头部队在威州附近的雁门关受到敌军阻击。红军以少许兵力作正面佯攻，大部分则经过崎岖小路突然出现在敌人后方，守敌惊慌失措，狼狈溃败，雁门、威州相继解放。接着，又派出一支部队，渡过岷江，沿西岸南下，解放了岷江西岸汶川县所属的草坡、耿达和三江口等地。这时，敌川康边防军数万增援部队也只好踌躇于汶川县的板桥关、龙溪和尖山一带，畏缩不前。

与此同时，进军北路的两支部队亦所向披靡。前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解放了整个羌族地区。

红军在进驻茂县以后，很快就发布了《红军对番民十大约法》布告：

- 一、消灭贼娃子邓锡侯；
- 二、红军不杀一个番民；
- 三、取消一切捐税款子；
- 四、一不拉夫二不抽丁；
- 五、开仓把粮分给穷人；
- 六、增加工钱改良待遇；



- 七、番民自己武装自己；
- 八、番民自己组织政府；
- 九、买卖自由公买公卖；
- 十、番民自己信教自由。

还发布了《共产党、红军对番人的主张》、《告回番民众》、《回民斗争纲领》等文告，进一步阐明党的民族政策。如在《共产党、红军对番人的主张》中，公开提出：“反对汉官以番人江山压迫番人”，要“分汉官、发财人的土地、牲畜、茶叶、布匹给番人”等等。

红军还在县城和交通要道的墙壁、石崖上写上醒目的标语：

番、夷、羌、回民族自由解放万岁！

回、番、羌、夷民族团结起来打倒国民党！

废除苛捐杂税！

实现各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

打倒卖国贼蒋介石，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打倒土豪劣绅，分了田地，我们才能过好日子！

红军还以羌、汉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娱形式进行革命宣传。在茂县城西、索桥等地演出了以“打倒反动军阀”和“斗争地主土豪分田地”为内容的歌剧。在茂县城西坪头村教唱《红军三大任务》歌。

红军三大任务：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红军纪律最重要，战士要记牢……

在红军进入羌族地区之前，国民党反动派曾一面勾结羌、藏族封建统治集团，妄图进行武装阻击；一方面散布谣言，恐吓群众，大肆挑拨民族关系，驱逼群众离寨上山，不准在村里留下粮食和牲畜，不准给红军带路、当通司（翻译），妄图置红军于绝境。但是，羌族群众看到，红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践踏群众的庄稼，不派款派粮，买卖公道，态度和蔼，关心群众疾苦。群众没有盐吃，红军就把自己有限的食盐分给群众；群众没

★红军

有衣穿，红军就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他们；还帮助群众挑水、打柴和种地。因此，躲避在山林里的群众在红军实际行动的感召下，也逐渐返回了家园。

在茂县土门一个山寨里，有一位羌民叫李明远，个子高高的，为人豪爽好客，穷苦乡亲有了困难都愿意找他帮忙。红军到来之前，邓锡侯派亲信到寨子里造谣诬蔑红军“普烧普杀”、“共产共妻”、“青面獠牙”、“头长八只角”、“专吃人脑花和小娃娃”等，寨子里的不少人误信谣言，弃家出走，李明远也随老母亲上了山。在山上，他呆不住，几次偷偷下来了解情况。一天，红军战士在城西表演节目，宣传红军的主张，他站在人群中观看。只听几位红军女战士唱道：

春天里，活路忙，犁熟地，开生荒。

脱下皮衣夏天来，栽青棵，种玉麦。

一把汗，一筐土，羌人受着苦中苦。

北风飘，天气寒，盼到秋天好收成。

主人家，收租重，官家的粮税如铁箍。

大雪封了山，羌人像坐了监。

羌民百姓的苦啊，何处去伸冤！

接着，几位男战士唱道：

黑洞洞的天为啥不垮？

黑沉沉的地为啥不塌？

狗地主打瞎了阿妈的眼，

为啥不把他埋葬？

仇要报，恨要消，

烈火要向地主烧。

冰雪消融太阳出，

苦难的巴哈（人名）要翻身。

李明远听着这歌，觉得句句都唱到他心里。这时，红军宋连长站在台上



大声说：

“乡亲们，穷苦人要翻身就要把腰杆挺起来！红军要帮助羌族人民建立起工农革命政权——苏维埃！我们的口号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土地归贫苦农民！’没收地主、官僚、土司、教堂的土地、山林、房屋和耕牛，把这些都分给贫苦农民。”

李明远三步并做两步跑到台上，问宋连长：

“你刚才讲的当真？”

“红军就是替穷人说话的！”

李明远拉着宋连长的手，说：

“你到我们寨子里去吧，我跟你干！”

“好，咱们一言为定！”

当天晚上，李明远把他看到的一切告诉了乡亲们，动员大家连夜下了山。

第二天一早，宋连长果真带着队伍来了。李明远高兴地握着宋连长的手，激动得不知说啥好。宋连长顾不上喝水，就和李明远等几位羌族兄弟议起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搞武装自卫队的事。

大家一致推举李明远当土门区的苏维埃主席。接着宋连长又送给他们十几条枪。当天，寨子里就举行了庆祝活动，烧毁了地主的各种契约，给穷苦羌民分田，分耕牛，分粮食。沉寂了千百年的羌寨响起了嘹亮的歌声，武装自卫队和儿童团员们在山头上站岗放哨，田地里一片繁忙和欢乐的景象。

一天，宋连长兴冲冲地告诉李明远：

“5月30日，茂县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苏维埃，请你上主席台。”

李明远不懂什么叫主席台，听了宋连长的介绍后，说：

“那可不行，我从来没上去过。”

宋连长说：

“这就是要体现工农当家作主。到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还要接见你

们呢。”

晚上，李明远久久不能入睡，他想：我这个穷苦娃子，从一生下来就受欺压，过着苦日子。红军来了，我才有了出头之日，红军真是咱们穷苦人的大救星！

第二天，他早早起床，穿上宋连长送给他的军装去县城开会。

县城里，各族群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以最隆重的、盛大的仪式来欢庆人民解放和红色政权的诞生。李明远第一次见到红军指挥员，当徐向前和他握手时，他觉得徐向前是那么和蔼可亲，就像自己的兄长一样。

他专心致志地听着徐向前的讲话：

“我们今天在这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还不够，我们红军还要北上抗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

李明远听着每句话，觉得是那么新鲜，那么鼓舞人心。

会后，各区苏维埃开展了群众性的支前活动，为红军筹办军粮、军衣。李明远听说红军缺盐，就带着人到山上盐洞去挖掘盐土。他们吃住在山上，一连干了好几天，熬成岩盐好几百斤。回家后，他又找他母亲，把平时舍不得用的几张好羊皮拿出来，给红军缝制羊皮褂。

一天，宋连长来找李明远，告诉他红军近日就要北上。李明远听到这一消息后沉思良久，说：

“宋连长，说心里话，我们真舍不得你们走。但你们有任务，我们也拦不住。我的老母亲岁数大了，要不，我真想跟你们走。”宋连长安慰他说：“我们走后，你带领游击队继续坚持革命斗争，这也是革命。上级首长准备再给你们留下一批枪和子弹。你们坚持住，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1935年秋天，红军经过短期的休整和补充，帮助羌族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后，开始离开羌族地区，经过草地北上。

这一天，漫山遍野一片金黄，秋风轻拂，秋高气爽。有了革命觉悟的羌、汉各族人民，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解放受苦受难的



同胞，纷纷志愿加入红军的行列。茂县到处出现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加红军的动人场面，全县共有羌、汉、回、藏各族群众近 2000 人参加了红军。

李明远带着游击队员敲锣打鼓为红军送行，他紧握着宋连长的手，深情地说：

“我们盼你们早点回来，盼你们打胜仗啊！”

宋连长依依不舍地和李明远告别，他将自己佩带多年的匕首送给了李明远，再三嘱咐他要坚持斗争。

红军走了。晚上，寂静的山寨传来了动人的歌声：

羌人心中难过，惦念着红军哥哥；
围绕火堆烤着火，放胆唱吧——卡普歌。

民国廿四年，太阳高升在东边，
毛主席、徐向前，引导羌人下雪山，
打倒土豪分田地，打进衙门杀赃官，
建立苏维埃，羌人当家掌了权，
脚下有了羌人的地，头上有了羌人的天。

亲人北上时说：一定要回来再见。

哎，熬着吧，总有一日要晴天。

红军走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和逃亡地主、官僚们组成的“剿共义勇军”、“清共委员会”立即反扑了过来，开始对羌族人民进行反攻倒算。一夜间，羌族地区又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李明远带领游击队上山进行着顽强的战斗。敌人为了扑灭这个革命的火种，调集人马进行“围剿”。在一次战斗中，游击队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打散了，李明远不幸被捕。开始，敌人诱逼李明远写“悔过书”，妄图让他背叛革命，但遭到了严词拒绝。他义正词严地说：

“我们做的都是对穷人有利的事，没有悔过可言，真正应该悔过的是